

## 休闲时代

“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读书再一次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点。如今，纸质书、电子书以及当下正热的短视频读书，交织成丰富多彩的读书网络；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也成为人们重要的休闲生活方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世界读书日每年只有一天，我们更应该把读书当成习惯，把每一天都过成自己的“读书日”。



小朋友们放学后在三宝儿童图书馆内读书。

## 读书杂忆

张冬冬

上小学时尽管已是20世纪90年代，但在洛阳乡间，能够接触到的书依然有限。所幸家里亲戚有“读过书的人”。印象最深的记忆便是每年暑假时节到外婆家，钻进屋角旧式橱柜的下层，打着手电筒从里面翻出一摞摞的旧书。感兴趣的装订书带回自己家里，看不懂的就重新塞回去，等到看完的时候再从里面翻找其他勉强可读的书。

从最初的《西游记》等连环画，到后来的小说，最后实在无书可读的时候甚至读过竖排的古书《三国演义》。小学毕业前，那个橱柜下层的图书，几乎都被我以“蚂蚁搬家”式的手段全部用书偷偷背回了自己家。

那个时期，我家俨然成了村里的图书馆，每当我带新的书回来，大家便围坐一起伸着脖子看，再之后得寸进尺地要求借阅，然而大多有借无还。很遗憾，满满的一柜子书现在留存下来的所剩无几。但那些书却潜移默化间开启了我的读书之路，为乡村少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高中时期住校，第一次享受到自己支配金钱的滋味。我总能从每个月有限的生活费中结余出购书的费用。每周日下午学校开放的时间，出学校，穿过马路，对面那个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长的缓坡是我高中三年对县城印象最深刻的记忆。

路边有彼时县城仅有的两个书店，无数个周末都在那个书店中度过，总是去看书而不买书，心里不安，买大多书生活费又不允许。间或遇到极其喜欢的书，也会下狠心购买一两本，期间购买的《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等几本书珍存至今。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书籍，尽管正逢高考不分文理科的时期，我在填报大学志愿时依然选择了中文系。新生入学第一课上，系主任陈伟琳老师对我们说：“寒假回家，家长问你们，中文系学什么，你们就回答说‘看小说’。”同学们在讲台上哄堂大笑。尽管后来发现老师所言非实，还要学习、考试《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语言类课程，但同学们心里已经种下了文学的种子。大学几年，学院内有数位师兄、同学创作的长篇小说、诗集接连出版，甚至被誉为“小作家群”。我彼时已将新闻作为未来的职业，大学毕业前采访的一些作品也在中央、省级媒体刊发，不知天高地厚颇有几分骄傲。

真正的读书，是从大学毕业后才开始的。2006年春天，我从河南小城来到北京，工作地点在清华校内，周末及晚间便以五道口为圆心了解北京这座城市。蓝旗营的万圣书店、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以及北大校内、中关村附近的几个书店，都是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的地方。做了记者后，随着工作及生活半径逐渐延展，三联生活书店、涵芬楼等书店也觉得不再遥远。到其他城市出差，也总要抽空逛逛当地的地标书店。几年间，一些书店开张，又有一些地标书店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诞生。期间想起某个地方，总是以附近的书店作为地标在地图上寻找。

到学校工作后，有了稳定的住所，终于可以“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般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囤书，逐渐在客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一面书墙。

每个夜晚，关掉客厅大灯，开启书架前的暖色落地灯，这里便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轻翻着书页，享受着这份平静和安宁，感到无比满足和幸福。一段时间，我开设了自己的读书公众号，在发刊词中这样写道：“从‘慢慢读’开始，重新琢磨和品味生活，‘慢慢地喝一杯水，而后专注、安静地聆听自己内心蓄水的声音’。”

4年前，赴贵州省晴隆县挂职扶贫。在逐家逐户走访过程中，看尽大山里孩子的酸酸楚楚——哥哥、姐姐放学后先要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几间失去父母的孤儿，放学后只能在暗淡的灯光下，就着一高一矮两个塑料凳子写作业……很多乡亲们也迫切希望孩子们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他们跟我说：“我们苦不识字，不能让孩子不读书”“我们苦一点，希望孩子们能到大城市去读书”……

而后两年间多方奔走呼号，从全国各地募集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图书近两万册，由中国光彩基金会、上海星舍公益基金会、上海中梁控股集团支持20万元，终于在2021年4月世界读书日前夕，建成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首个专为儿童而建的图书馆。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在为孩子们专门录制的视频寄语中说：“三宝儿童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它使大山的孩子们和书有了切身的联系。三宝儿童图书馆会使更多的山里的孩子好读书、读好书。好山里都藏着有见识的话，有见识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自贵州返回学校工作后，正值马来西亚华文教师研习班在线举办。意外的足尽管尚无法来到中国，但在海外教授中文的老师们竟然对北京的书店甚感兴趣。我将自己到北京后的阅读经历以《遇见书店，遇见不一样的北京》作了分享，期间也翻阅了《如果没有书店：中国书店打卡计划》《遇见一家书店》《北京书店印象》等图书。诚如书中所言，城市中最美的风景是书店。书店，不仅承载着我们的阅读记忆，还潜移默化地改变甚至塑造一座城市的气质。这种气质，会成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最有味道的一部分。

现在想来，对于像我初到北京时一样的年轻人而言，书店应该是对他们最丰富的滋养和最大的容身之所。而年轻人，正是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未来。

(作者单位：北京华文学院)

## 阅读何以分享

阎晶明

世界读书日每年都会来。每当4月中，读书人就好像特别忙，八方来请，四处受邀，讲述读书的好处，倡导众人都来读书。据我个人不经意的观察和印象，每一年的主题似乎都一样，强调读书的好处，倡导众人都来读书。就好像宣传交通安全知识一样，既重要，又简单。

然而读书并不简单。读书的妙处在每一个手不释卷者心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其实是一件独乐乐的体验，然而读书人又常有这样的冲动，想把自己阅读中的心得和妙解分享给他人，引来众乐乐，换得更大程度的快乐。于是就有了总体上的提议，希望人们都能拿起书来阅读。

我以为，平行推广这么多年之后，今天的读书日，应该有每一年度的特别主题，这种“主题”，就是指在一般性的倡议之下，特别列出具有特定指向的主题，以年度主题的方式，逐步分享读书的诸多好处。特别是在今天，网络视听已成汹涌之势，读书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们既担心过度的手机视听会侵占过多时间，导致读书总量的大幅下降；同时又分明体验到通过网络视听手段和渠道，可以大力促动阅读的推广。短视频助力长阅读并非不可能，而且已经有了不少

成功案例。

我们还应看到一种趋势，“直播带货”也在渐增文化含量。我以文学为业，最近这20年，让文学这个看上去属于传统的行业，发生了许多过去难以想象的事。一是写作和传播渠道发生的巨变。网络文学从异军突起，发展到今天已成主流文学的一部分，也就用了短短20年时间。二是直播间里刮起的卖书热潮，极端数据令人咋舌。不但是小说，文学期刊也借此大大地向社会推广了自己。这一切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新媒介的力量，也深切地认识到潜藏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深厚的文学阅读基础。

回到开始所提及的话题，我以为今天的阅读更应向精细化、专业化方向引导。全民教育水平、学历高度、文化素养普遍得到大幅提升，即使不是写作者，有阅读习惯的读者在专业水准和文化知识上绝不输给写作者。只是一般性地强调读书的好处，已经不能引来众人呼应，停留在口号上的倡导，也难以深入人心。

比如，在当今时代如何充分认识传统经典的价值，让古老的智慧之果在当下仍然飘逸出清香，散发出新的魅力，就是一件特别需要强调的读书主题。轻阅读、短阅读、视听阅读自然也是

各有价值，然而人类数千年来创造出而文化经典，代代流传的名著佳篇，汇聚着精深的思想智慧，蕴含着国家、民族的精神、情感的奇文妙诗，特别值得在今天加以传承和弘扬。

践行“两结合”，阅读经典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近些年来，我本人并非非青年中人，做不出高深的学问，但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在鲁迅思想和艺术成就的社会普及方面做一些努力，这样的想法也与我研究鲁迅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有关。

从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的创作起点距今刚过百年，而“鲁迅研究”的发生，也应有百年之久。一个作家创作的开始就是其研究的起点，这样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现代以来的中国，应该只有鲁迅研究是如此。百年来的鲁迅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超过鲁迅著作的数量不知几何级的多少倍。我以为，相比较深入的学术探究，关于鲁迅生平的故事性讲述，关于鲁迅精神的深入浅出的讲述，关于鲁迅作品思想力量与艺术魅力的解读，总体上还属于

相对偏少、偏弱的一面。以至于在网络时代，鲁迅仍然是热议的话题，是人们喜欢、乐于讨论的对象。有时我们也不得不无奈地看到，对鲁迅的误读、八卦式的错解时有发生，而且传播力还很强。这种时候特别需要鲁迅研究专家合力而为，为正解鲁迅，为塑造鲁迅形象尽力。如果完全以“一派胡言，别理它”而鄙视之，那并不能改变这些错误的流传。

以上所说是试举一例。类似的工作有很多。我近日翻读旧梁归智先生关于《红楼梦》诗词的探佚解读，就特别受益。这样的解读不但让人欣赏了诗词之美，还让人读出了这些诗词联语同小说人物故事、作者意图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更感到《红楼梦》是一部探究不尽、魅力无穷的经典名著。清新的文字，广博的引用，浅显的解读，让人读出新意，勾起重读红楼梦的欲望。

分享阅读，甚至分享学术，接通传统经典与当代文化的关联，搭建网络视听与深阅读、长阅读之间的桥梁，正当其时。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翻“阅”人生 “读”懂世界

——三位当代大学生的读书故事

本报实习记者 李梓源



“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在今年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谈及读书经历，西安外国语大学学生王亚茹感慨万分。她回忆，小学时逛书店的一次经历，一本隐藏在书架角落的图书《一生最爱古诗词》影响了自己的人生。

“正是这本书激起我对古诗词的兴趣，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带给我许多底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高中时因为喜欢外语，报考了外国语大学并选择俄语专业。但随着对专业课学习程度的加深，她感到自己的兴趣点好像总没有得到最大的满足，因此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有一天晚上，我在图书馆走廊里学习专业课知识，我面前的女生正在背诵《春江花月夜》，那一刻我格外心动——这些诗词曾经是我最爱背的、最擅长的。”随后，王亚茹下定决心，并向中文学院提交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转入申请书。

天遂人愿，带给王亚茹“底气”的古诗词阅读助力她成功通过了转专业考试。

“永远为文学动容，永远为文学

热泪盈眶。”去年夏天，学习了两年的古代文学史正式结课，王亚茹如此在朋友圈感慨。也正是在文学领域内广泛的阅读经历，让她感觉到了不同的体验。

“读书意味着我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感受不同的人生，让精神更充实；读书也让我感受到生活里不只有柴米油盐，还有风花雪月。比如《红楼梦》里许多的神话传说、美食、服饰、人物、谶语都很有意思，对我们的思想、为人处事也会有启发。”在王亚茹的计划里，她要再读一遍《红楼梦》。

与王亚茹同样喜欢经典文学作品的，还有来自山西的大学生胡震涛。“去年，我开始重读四大名著，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红楼梦》。那时我非常后悔自己没有早点重读经典。”胡震涛说，无论是书中细腻的笔触，还是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底蕴，都使他受益匪浅。“经典名著流传多年，历经了时间的筛选，开卷有益。”

在胡震涛看来，读书和看电影、追剧一样，都是一种休闲生活方式，“我习惯于每天都读一些，比如三篇诗集、10页经典书，就当是放松。感觉有收获时就放下书本做一个小结，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因此，能够“打卡”、记录读书时长和摘要的微信读书App成了胡震涛阅读的主要工具，“这让我感觉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此外，耳机也是胡震涛的阅读伴侣，“我非常喜欢独处，时常佩戴耳机，不是听音乐就是在听书。”安静的阅读环境可以让他与作者以及书中

的故事产生更强烈的链接，“我们没有机会接触所有的读物，但是读书可以让我们领略到不同的风土人情、文化思想，思考人生、人性、爱情等深刻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读’懂世界。”

“在如今的网络小说、科幻小说中也蕴藏着不少经典文学的‘大智慧’。”来自天津财经大学的刘渤阳有着自己的观点，“《三体》是我阅读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它让我跳脱个人生活，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文明兴衰，思考生与死的意义。”

“中学时期喜欢动物小说，《雪豹悲歌》《狼王梦》《鹤唳》都曾让我沉醉其中，遐想翩翩。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图书大厦里偶然读到的那本金曾豪的《苍狼》，在血与荒野的呼唤下，狼群谱写了自己生命的伟大哀歌，我也想写出这样震撼的文学作品。”刘渤阳说。此后创作小说、撰写剧本便成了他课余时间的一大兴趣爱好，“在那之后我开始大量读书，文学书、本格推理、动物小说、诗集、科幻小说，还有文笔较为优美的网络小说等，它们不仅让我对世界产生了更深的思考，也为我的故事提供了灵感，让撰写的文字焕发了生机。”

“读书能够增加精神厚度，也是在这个愈发浮躁的时代灵魂最好的休憩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快节奏’、碎片化阅读正在通过各种媒介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这是无法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减少对书本和文字的思考，我时常边读边思，因为这不仅是我与自己的交流，更是我与世界的对话。”刘渤阳说。

## 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助力阅读率提升

本报记者 刘圆圆

4月16日，在第29个世界读书日前夕，抖音电商在北京举办“直播间的全民阅读”活动。现场数据披露，第一季度抖音电商图书销售超1.5亿单，每天售出图书超200万册。参会的出版行业人士认为，直播电商把更多新书、好书带给了更广阔的读者群体。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912亿元，同比上升4.72%，短视频电商成为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出版行业零售市场增长回暖。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表示：“电商平台和出版发行界一起，推动了出版行业向暖、向新发展。”他强调，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作者的创作方式、出版行业的内容生产方式、读者的阅读方式和习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版社也需要勇于突破、坚持创新。

短视频和直播推动图书销售的同时，对经典图书、新书的影

响日益增强。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究部经理冯小慧现场披露，2024年第一季度，短视频电商渠道仍是唯一实现码洋同比增长的渠道，增幅为31.15%。《人间信》《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等新老作品受短视频、直播带货拉动明显。2024年第一季度短视频电商销量前100名图书中，有15本是新书，新书占比高于其他渠道。这意味着，短视频电商持续成为新书首发的重要渠道。

抖音电商图书行业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抖音电商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平台图书挂车短视频播放超216亿次，图书带货直播观看超39亿次，优质内容与货架电商互联互通，带动平台上图书销售超1.5亿单，平均每天售出超200万册图书。而从年龄来看，“00后”图书消费潜力最大，买书数量同比提升187%，他们更偏爱心理学、小说、文学类书籍。

抖音集团副总编辑于津涛表示，平台发起的长线社会价值项目“抖音全民好计划”，将不断通过平台政策、深度运营活动、流量扶

持等举措，联动出版社、作家、优质内容创作者等各方力量，用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发售新书、推荐好书，将更多新书和好书带到读者身边。

“图书与直播间带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图书市场已经发生了结构性重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经理王秋玲介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迟子建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在主播董宇辉推荐后被更多读者所认识，并在读者的自发推广下形成了巨大的口碑效应，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实现惊人销量，总印量已超过600万册。《唐诗三百首详析》在直播间半个小时便售出近20万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直播电商降低了阅读门槛，激发潜在读者兴趣，让很多短视频用户直接转化为阅读新人群。另一方面，直播与短视频还促进优质内容向出版业“回流”带动图书销售，让更多人重新爱上阅读。此外，她还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监管方、出版社、电商平台、读者等多方密切协作，保护正版图书，推动全民阅读健康发展。